



敘

余幼讀左傳愛其言善惡利害如燭照數計稍長覽感應篇廸吉錄諸書以謂夫人自大賢而下莫不待於勸懲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此學者所爲自盡非能使天下之人相爲盡也典化

李子鏡石輯懿行類編一書取古今嘉言善行分類編次紀事之後間爲論斷獨不一言及於福利癸卯夏予游秦郵與李子相友善出其書讀所自敘未及半而疑之意其言太高非中人以下所能爲及卒讀而始歎古今之善言福利

者莫過李子李子之言曰爲善而必得福則人勸爲善而或不得福則人疑爲善者疑不得福則爲惡者信其不得禍而天下凶德亂義之徒求爲不善以自便其私者必將操夫不必然之說以難吾必然之說而勸而爲善之人疑而沮

者必將十人而九今夫疾走者生影息影者不走而已矣善辨者生謪息謪者不辨而已矣吾言爲善必得福則旣有以爲善得禍難我者吾不言爲善之得福則彼旣無以相難而吾曰忠孝彼必不敢曰當奸逆也吾目廉潔彼必不敢

曰當貪汚也然則爲善得福之說可以
辨窮而爲善之說不可以辨窮且夫說
之不可以辨窮者其辨將久而自窮而
能使其疑之者之反而之信今試求之
是編之人其事則皆爲善之事也問其
人不壽考則富貴矣更僕而問之則或

子若孫蕃昌或臨患難而免或生有榮
名沒而俎豆矣世所謂厚利顯名禱祠
頌祝李子所不言者而讀是書者類可
以言外而遇之由是天下之疑而沮者
信其得福而勇於爲善也則又巳十人
而九昔者孔子作春秋記災異而不著

事應說者以爲天道遠人道邇君子知
天所以譴告恐懼脩省而已若推其事
應而不合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
而不懼吾故曰善言福利者莫過李子
也李子曰是書也子誠善之則爲敘之
余不敢辭而發揮其意以告世之讀是

書者

康熙十六年秋月寧都同學弟魏禧拜題

於西湖之南樓

尺牘

數十年來天下無清議聲色貨財高論於大廷廣衆而不爲怪年少者又以杜紫薇温飛卿爲大雅懿行類編一書節經史中之忠孝節義可爲法程者分類標題以正人心以挽頽俗其在今日尤

爲五夜之鐘冥行之鐸所關人心世道
良非渺小弟妄謂史傳太熟者核括書
之隱而未著者特爲表章揚厲再以史
筆綴數語於下先賢面目如生後輩庶
有所興起乎歷代開國規模不同其後
世皆受其報此處望詳採而論斷之南

宋以後儒者之議嚴苛瑣碎與鄒魯家法稍遠在今日却是頂門之針分別存之如醇醲醉飽中一劑苦口良藥也何如何如武林吳門刻手皆佳增定告成祈錄一副本賜弟必當爲年翁了此大因果使宇內人挾一冊其嘉惠後來不

啻紫陽小學一書矣不盡

弟張九徵具

序

懿行編者輯往代諸懿行爲書也葢天地之性人爲貴有善無惡者性之體也其後不能不有善有不善於是往古之世有聖人以立之極自發於心著於事以至漸被於教者曰敬曰誠曰達德曰達道曰哲謀

肅乂曰知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爲法於天下後世也三代而後至於暴秦而先王之禮樂政教澌滅無餘漢唐以來去古漸遠然其聖君賢相名臣謚士性與學之所近往往有合於聖人之道者其見於載籍與

得於聽聞班班可考是編所以爲世勸也
夫古人諸懿行正史備矣或且大書特書
之何庸更喋喋而爲之爾說然書缺有間
矣今讀史者尊涑水氏通鑑考之是編所
載不及半焉以紀治亂則他無所取爾也
且今之儒者自史漢以外至於東漢三國

以後之史多高庋不觀矣其他讀者艱於
得得者又未必竟讀予欲使古今之懿德
媺行叢薈於一書而讀之者寢處食息之
間無不與古人相陟降又欲使自薦紳以
至編戶不必探之四部徵之七畧而古人
之已事離離於耳目且因其畧以求其詳

本其目以徵其事卽郡邑之志博識之家無不可資以參考是書之所爲輯也何以不備美惡葢聞春秋之法善善長而惡惡短且是編之意以爲世勸非以爲世戒若禹之鼎楚之書也何以不言徵應葢天道遠人道邇修其在已者君子之學也且昔

之儒者不云乎福田利益之說雖習彼教者尚不言況於儒者至於可大可久之德業炳炳於天壤者是編具載理與數未嘗不相兼也或曰子是書所輯夥矣大抵不離心性者近是曷不取性命之學相與講明之而紛紛焉舍其源逐其流乎夫道學

之名豈惟弖小子所不敢居亦篤行君子之所歆然也今夫登臯比之坐執六經四子之書而欲天下信從之雖聖人之徒疑信半焉若夫取古人之履仁蹈道者代爲表著而孳孳爾述於朝夕之間閭巷之內則雖矇瞍之言牧豎之說未有不爲之感

發興起則是編之成或可無大戾於天下後世也在易畜德之義前言往行並稱焉然能言而行不逮稽之聖人鰓鰓慮之矣論說雖詳莫不以躬行爲本故輯上古以來至近代止而序之如此

康熙癸丑春三月朔淮南李瀅識

凡例

一是編所載六經左國史漢通鑑綱目尚矣其歷代諸正史及漢唐朱諸儒之書可信者十之八九焉諸子百家所紀述及郡邑之志可信者十之六七焉兹所采輯太抵不越數者至志傳諸文有不盡諛墓者亦間載入其他里巷之傳聞懼失之俚方外之謨著懼失之誕俚與誕未敢載也

一紀事之書毋過畧畧則媺弗備也毋過詳詳則覽弗竟也約而該典而有則卽在代所輯世說新語唐語林之

類識者猶難言之固陋如予豈能蘄有當於萬一惟是詳與畧之間斷斷焉致慎而已

一兩漢以後紀事實者或稱字或稱地或稱官晉人甚有稱小字者近代諸執政或又不稱某姓號而稱某邑如華亭江陵之類傳之後代最易混淆是錄冠人於事之上冠代於人之上使閱者了然至其人其事非共見共聞者間載某郡某邑以待志輿地者之參攷其於闡幽之意葢特重云

一是編遠自上古近至明末櫽括數卷綦難矣嘉隆以後

成書尚鮮蒐輯更難然數年以來毋論行世諸典籍即遠近家藏手錄諸書無不采摭焉惟古人大節有虧者雖一事之善不錄若曹操嫁蔡邕之女王敦驅妾出閤之類其他大綱亦麤備焉志觀摩也非廣異聞也然好古之士或亦有取於斯

一是編所載某事注明出何書從朱子名臣言行錄例也其事有附載者分行書之從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例也前人之論斷間節取一二焉偶有管見亦附列于末其他立功立言不獲並載者另輯二編

曰經世曰植學將次第成稿

一是書所剏始則奉教于姚龍懷先生其重加刪正逐卷校閱捐俸授梓者則徐子星先生暨從弟雨商憲副以至年來之往復商確廣爲搜討惠教不敏者其姓氏備載于簡首識不忘也

淮南李　瀅蒿庵識

懿行編鑒定姓氏

桐城姚龍懷文然

鎮江張湘曉九徵

高郵孫虞橋宗彝

宣城施愚山閏章

蘇州繆子長慧遠

宜興蔣愼齋永修

大名成伾嵐　亮

淄川孫樹百　蕙

福清張蔚生可立

寧都魏叔子 禧

寶應朱澹園克簡

武進史庸菴樹駿

金壇蔣虎臣 超

山陽張鞠存新標

江都許力臣承宣

兄書雲宗孔

兄暎碧 清

懿行編總目



懿行編卷一

石城徐　惺子星鑒定　淮南　李　瀅鏡月編輯

李爲霖雨商叅定

帝王類

太昊伏羲氏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帝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通鑑外紀

炎帝神農氏因天時相地地理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嘗百草作方書而醫道立民始安居食力無夭札之患通鑑外紀

黃帝有熊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經土設井立步制畝而井田之法興焉 通鑑外紀

顓頊高陽氏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日月所照莫不祗屬 通鑑外紀

帝嚳高辛氏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 通鑑外紀

唐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茅茨不剪樸桷不斲藜藿之羹飯于土簋飲于土鉶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仁昭

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通鑑前編

虞帝舜耕于歷山人皆讓畔漁于雷澤人皆讓居陶于河濱器不苦窳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及禪位廣視聽師紀后拜蒲衣立誹謗木設旌陳鼓以廣直言藏金巉巖之山捐珠玉五湖之淵恭已無爲而天下治通鑑前編

夏王禹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通鑑前編

夏少康其母有仍國君女也寒浞滅夏氏母歸有仍生少康復爲寒浞子澆所迫奔有虞虞君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撫其官職夏舊臣靡舉兵滅浞而立少康焉左傳

商王成湯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邪虐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歲大旱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乃數千里通鑑前編

商中宗太戊立用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大修

成湯之政有祥桑七日而拱太戊問于伊陟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太戊于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諸侯畢朝綱目前編

商高宗武丁居喪三祀不言恭默思道以甘盤爲相後得傅說于版築之間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受學焉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巳訓諸王武丁內反諸巳以思王道重譯來朝者六國通鑑前編

周文王因伏羲所畫卦演易於羑里遵后稷公劉之業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諏

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虞芮爭田質成于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所爭之田爲閒田而退通鑑前編

周武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奭畢公高之徒皆左右王率修文王緒業伐紂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甿隸殷人咸喜王

問箕子以天道箕子爲陳洪範封於朝鮮而不臣通鑑前編

周成王聽政周公立于前導天子以道太公立于左輔天子之意召公立于右拂天子之過史佚立于後承天子之遺至于康王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通鑑前編

周宣王承厲王之後內有撥亂之志召公周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任申伯仲山甫順天下更失理脩德教舉遺士歲大旱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王通鑑外紀

漢高祖入關至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史記

漢孝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單于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更加賞賜以愧其心有司請豫建太子召舉諸侯王宗室功臣有德者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以道民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常不

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釆之海內富庶興于禮義幾致刑措 漢書

漢宣帝興于民間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霍光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苦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故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單于慕義稽首塞下功光前世號爲中興 漢書

漢光武帝長于民間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初行大司馬

事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威儀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身衣大練色無重綵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文書調役至乃十存一焉群臣請封禪帝曰吾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西域十餘國願遣子入侍請都護帝謝遣之諸功臣不令與吏職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卒保福祿無誅譴者後漢書

漢明帝遵建武制度無所變更臨辟雍禮更老明愼爵賞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后妃之家不得封矦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

民受其殃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粟斛三錢牛羊被野後漢書

北魏孝文帝哀矜百姓從善如流巡幸淮南軍士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歲旱開倉賑貸就食者給養之出宮人罷錦繡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年十五便不畋獵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又好賢樂善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焉北魏書

唐太宗初卽位放宮女三千人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

制大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中書舍人陳議諫官史官隨宰相入閤議事詔勅未便者百司皆執奏常與群臣語及教化魏徵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封德彝非之帝卒從徵言貞觀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三錢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天下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帝又謂長孫無忌曰貞觀初上書者皆言宜震耀威武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酋長皆帶刀宿衛徵之力也徵再拜謝 唐書

唐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有事違宜卿當十論南方旱遣使賑恤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宰相李絳請減租稅出宮人絕諸道進奉帝皆從之論治延英殿率晝漏下五六刻常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帝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不知倦也 唐書

後唐明宗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禁節鎮及刺史而下毋歛百姓有所

獻常于宮中焚香祝天曰某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
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五代史
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置殿廷讀元稹均
田圖慨然曰此致治之本也賜諸道議行之分遣群臣均
定田租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慮不能償帝曰民吾子也
安在責其必償錄囚內苑寃獄屢經覆按而贓吏輒重辟
考制度定禮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五代史
宋太祖仁孝豁達躬服澣濯南漢主劉鋹降一日賜以卮
酒鋹疑有毒而泣帝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

嘶命曹彬伐江南戒勿暴掠生民且云城陷之日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吳越王錢俶來朝留兩日遣還賜以黃袱曰途中宜密觀及啓則皆群臣乞留俶疏也帝鑒五代之失罷藩鎭兵權以文臣爲知州祀先師自爲孔顏贊下諸國必首蠲逋負滌煩苛雪寃滯常命有司營宮殿帝令洞開重門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宋史

宋仁宗敬天重民恭儉仁恕出于天性慶曆以後君子滿朝北使言高麗職貢疎令欲加兵帝曰此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州郡獻芝

艸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艸木之異焉足尚哉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以至誠待遠人在位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帝崩遺制下日雖溪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 宋史

鄧元錫曰仁宗於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濂洛道學淵源始此矣

宋孝宗卽位之後有志恢復值金主賢明南北講好減去歲幣以甦民困常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于寅畏朕取尚書所載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朕以國讐未復

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到宮頗訝其不飾也　宋史

元祐時呂大防具疏言祖宗家法之美云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來事母后皆朝夕見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禮見天子仁宗以姪事姑禮見獻穆大長公主前代宮人與廷臣相見唐人閤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肅前代外戚預政本朝止衣租食稅前代宮室華侈本朝宮殿止赤白堊爲飾前代輿輦出入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前代禁中冠服簡褻祖宗來燕居以法服前代用刑嚴濫本朝臣下罪止罷黜云

金世宗在位開誠布公命群臣搜訪賢才勿限資格命京府設學養士禁宰執樞密饋獻以正百寮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用黃金罷夏國珠玉榷場去金銀坑冶之稅常

曰朕當食時卽思貧民饑餒臨御以來未嘗罪言事者南北講和上下相安國人稱爲小堯舜金史

元世祖德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庶每遇災傷免租賑饑惟恐不及常召平章政事不忽木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平仲學正欲卿以嘉言告朕耳元史

元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蓄貨利常有近侍言賈人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不可以奢靡

蠹財相導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有司奏大辟必慘怛移時常大旱露香禱于天旣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元史

明太祖初克和州軍中所得婦女悉縱還之克漢平吳皆戒諸將毋擄掠毋殺戮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戒勿侵毀其墓獲元主孫元臣陳埜先納哈出皆禮遣之禁宦官預政典兵乘輿不飾金玉宮中隙地但令內使種蔬群臣屢奏祥瑞皆拒不受賀免天下租稅常至數十餘萬憲章錄

明仁宗至性孝友値弟高煦讒害百端未常與辨在東宮

淸心寡欲被服宛若儒生專志愛民細詢疾苦旣卽位盡行其志郡縣饑饉卽遣使賑貸罷其逋負屢勑法司崇寬厚戒濬刻常語廷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遂宥諸臣家屬少侍太祖識天象凡有天變卽濬自省咎未常少怠憲章錄

明宣宗仁明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時含譽星見群臣表賀上謙不居賜璽書相戒飭廣進用之路下寬恤之詔任用老成聽納直言天下號爲太平法傳錄

明孝宗寬仁恭儉每問天下何時太平何時致治如古帝

王李夢陽以論戚畹下獄旣而批旨令復職一日諭尚書劉大夏曰夢陽語言狂妄朕不得巳下詔獄比奏上左右曰應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以故釋之有大政毎召大夏及都御史戴珊面議接膝密咨至移晷刻晩年明習國事勵精圖治與輔臣問答藹然家人父子之風珊以老病乞歸屬大夏從臾帝曰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太平未兆何忍舍朕先歸珊與大夏出而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法傳錄



后妃類

周太任王季之妃太任有脤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能胎教列女傳

周太姒文王后也事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盡婦道文王理陽道而治外太姒理陰道而治內又性仁厚不妬忌致文王子孫衆多故周南諸詩多歸美后妃之德者列女傳

周姜后宣王后也王常早臥宴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

也王曰寡人不德非夫人之罪遂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列女傳

漢宣帝后許氏初起微賤進尊位車從節儉五日一朝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帝加重焉漢書

漢馮昭儀從元帝幸虎圈熊逸出將犯御坐左右皆驚走惟馮倢妤當熊而立熊見殺帝問曰人皆驚懼何獨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良久立爲昭儀漢書

漢班倢妤彪之姑也成帝命之同輦倢妤辭曰妾觀聖帝

明王皆賢臣侍其左右惟衰世之君乃女嬖在側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後趙倢好姊弟誣以呪詛事得白乃求

共養長信宮 漢書

漢明德太后馬氏援之女德冠後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

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肅宗欲封諸舅太后不許帝固請

太后報曰常觀富貴之家福祿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

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營

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太后常詔三輔諸馬有屬託

郡縣者以聞其有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後建

初四年天下豐稔無事帝封三舅爲列侯太后聞之以爲恨因遣退位皆以特進就第後漢書

漢鄧皇后禹之女孫性孝友好書傳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雖宮人隷役皆以恩待之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及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筆而已章帝欲官鄧氏后輒辭免後漢書

唐長孫皇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及爲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常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帝曰魏徵常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廷帝驚問故

后曰妾聞主聖則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也妾敢不賀后常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及崩謚曰文德 唐書

唐惠妃徐氏八歲能文太宗召爲才人數上書直諫嘗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示後帝改容納之故營玉華宮茅茨居半 唐書

唐憲宗后郭氏汾陽王女孫帝崩有勸稱制者后曰吾效武氏所爲耶武宗喜遊畋后曰諫臣章疏宜省覽勿拒直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受教 唐書

宋杜太后太祖登極率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問故

后曰吾聞爲君難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憂也帝再拜受教宋史

宋仁宗后曹氏彬孫女也神宗時尊爲太皇太后帝有意燕薊已與大臣定議詣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蘇軾以詩得罪下獄后違豫時聞之謂帝曰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

宜熟察之軾由此得免 宋史

宋英宗后高氏哲宗時尊爲太皇太后召用賢臣司馬光等罷黜新法有司請帝后皆御正殿后曰女主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崇政足矣蔡確求媚太后請復太后從父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環榻而行自是驚悸馴致大故得免刑戮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臨朝九年人以爲女中堯舜 宋史

宋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皆有殊德哲宗時章惇蔡卞

搆害元祐諸臣請追廢宣仁太后誣以謀廢立向太后叩閤謂帝曰天日在上此語何從出且帝必如此何有於我帝感悟孟后以廢居私第免北狩常爲高宗言宣仁太后之賢潸然泣下帝爲更修實錄言宋代母后之德者必曰曹高向孟云宋史

元世祖后弘吉剌氏性明敏開國初與有匡正力四怯薛奏乞京城外地后責劉秉忠不諫曰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宋亾幼主入朝后不樂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廷后一視而反曰

宋祖宗貯蓄以貽子孫不能守我何忍取之宋太后全氏不習風土后屢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元史

明高皇后馬氏太祖初渡江后常曰今豪傑並爭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太祖深然之及冊立爲后太祖稱后同起艱難値郭后猜疑曲爲消弭尤難于長孫皇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后常濟之以寬仁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已有衆子正好積德

不可暴怒致殺死者寃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太祖每改容納之（憲章錄）

明仁宗后張氏自爲東宮妃以孝謹爲成祖及后所稱重宣德時屢爲帝言張輔蹇義三楊學士之賢又謂帝曰正直之言不可以爲忤而不從謹之謹之正統初王振漸用事后一日宣振至責之曰汝侍皇帝多不法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英宗爲跪請乃徐赦之仍戒此後不得重令干國政宣德正統二十年淸理之治太后毋儀之力居多（法傳錄）

明英宗后錢氏性孝謹無妬忌帝北狩每夜哀籲拜天損一肢哭泣多損一目傾宮中之貲佐迎駕費帝復辟保全景帝汪后甚有恩禮屢白于謙之寃帝不豫力言景帝廢后胡之賢請復其位號遂於遺詔行之法傳錄

大臣類

虞司空禹治洪水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帝乃錫禹玄圭告成功於天下 史記

虞后稷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至舜時封于邰號曰后稷賜姓姬氏 通鑑前編

虞司徒契佐禹治水有功舜命爲司徒曰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封于商賜姓子氏通鑑前編
虞士師皐陶佐舜爲士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舜曰俾予
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旣禹代舜立復陳知人安
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其後封于蓼通鑑前編
虞伯益掌火爲虞官佐禹烈山澤馴鳥獸後爲嬴秦通鑑前編
商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任以國政從湯伐
桀爲阿衡太甲嗣位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作伊訓王
不明厥德尹放之于桐宮王德克終乃以冕服奉王歸于
亳作太甲三篇通鑑前編

商仲虺爲湯左相湯放桀南巢有慙德曰余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以告王 書傳

商傅說隱于傅巖爲胥靡代築以供食高宗夢上帝賚以良弼使人以形求于天下得說維肖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受學焉說乃陳說命三篇君臣道合政事修舉 通鑑前編

周太公呂尚爲武王師王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者乎尚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于

几鑑盥盤楹杖帶屨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通鑑前編

周元公旦相武王王有疾公祝告于先王求以身代作金滕成王嗣位公爲冢宰以王年幼作無逸立政諸書又述先王之德作豳風之詩以戒王作大誥洛誥多士多方諸書以教告殷民公薨成王以公有大功于天下命魯世世祀公以天子之禮通鑑前編

周召公奭與周公夾輔周室西旅獻獒作書訓于武王曰旅獒成王使營洛邑作召誥王遊卷阿公從賡王之歌進戒王作顧命首命公保元子釗康王二十二年乃卒通鑑前編

漢蕭何曹參何從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金帛財物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由是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强弱及民所疾苦者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守巴蜀常給軍食漢王以此專任何關中事後何薦參自代參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謹厚長者召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卿大夫欲有言者參輒飲以醇酒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寧壹史記

漢張良五世相韓韓亾欲爲報讐秦始皇東遊至博浪沙

良命力士操椎徂擊始皇不中項羽殺韓王成良歸漢滅強秦破項羽脫高帝鴻門之阨捐關以東分王韓信彭越黥布皆良之謀也高帝常呼子房而不名封留侯後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貲爲韓報讐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史記

漢周勃爲太尉惠帝崩呂產入宮討事勃乘閒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乃子朱虛侯章卒入宮門擊產殺之文帝立

陳平以誅諸呂功不如勃讓勃爲右丞相越一年上問勃曰一歲決獄幾何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陳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 史記

漢霍光爲大將軍値武帝之後海內虛耗光納杜延年言修孝文時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崩昌邑王立淫戲無度光與群臣定計白太后廢之立皇曾

孫爲帝光秉政前後二十年百姓充實四譯賓服漢書

漢魏相丙吉相明易經有師法宣帝時爲御史大夫白去尚書副封以防霍氏壅蔽及爲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掾吏從郡國至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相薨吉代爲相吉尚寬大好禮讓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常出逢群鬬死傷不問逢人逐牛牛喘使問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

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所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漢書

漢鄧禹光武至河北時杖策追及于鄴光武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爾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盜賊動以萬數明公素有盛德大功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與定計議凡任使諸將多訪于禹光武卽位拜禹爲大司徒時年二十四後漢書

漢諸葛亮受昭烈遺詔輔後主率師伐魏臨發上表曰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亮六出祁山伐魏司馬懿禦之斂兵不敢出戰魏人謂其畏蜀如虎亮遺懿以巾幗之服亦不敢戰公初表于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長史張裔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季漢書

晉謝安與王坦之輔政桓溫至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于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板安舉止自若謂溫曰

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用壁後置人耶溫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苻堅入寇安奏以兄子玄帥衆拒之堅既大敗安得驛書置床上與客圍棋如故了無喜色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晉書

唐房玄齡太宗徇渭北玄齡杖策上謁一見如故每從征伐衆爭取珍怪玄齡獨收採人物至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後居宰相位積十五年夙夜勤公竭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皆得盡所能帝欲再親征高麗玄齡疾甚上表諫帝爲憮然罷行與

杜如晦同爲相如晦長于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帝治　唐書

唐狄仁傑爲相時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每從容言于武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今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太后意稍悟卒召廬陵王　唐書

唐姚崇宋璟玄宗時召崇爲相以十事請于帝一政先仁恕二不倖邊功三法行自近四宦竪不與政五絕一切貢

獻六戚屬不任臺省七待大臣以禮八群臣皆得批鱗九絕道佛營造十監前代外戚之禍帝曰朕能行之崇爲相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崇旣出須臾裁決俱盡後罷相舉宋璟自代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才任使各稱其職敢犯顏正諫崇與璟志操不同崇尚通成天下之務璟守正爲天下持法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唐鑑

唐張九齡爲相數進讜言爲李林甫所忌上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號千秋金

鑑錄上之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遣宦奴邀
公爲援遽奏上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九齡
有醞藉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如九齡否帝後在蜀思其
忠泣下遣使致祭恤其家 通鑑

唐郭子儀爲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
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回紇吐蕃連年侵逼未常一與交
兵皆自屈而去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三十年子儀常奏
除州縣官久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
扈凡有所求朝廷必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以其

不可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唐書

唐李泌自肅宗爲太子時爲布衣交馬嵬遣使詔之以爲右相後李國輔張良娣譖建寧王于帝賜死又忌廣平王譖之泌力白建寧之寃誦武后太子賢所作黃瓜臺詞且曰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帝爲感悟德宗時復召爲相帝欲易太子而立舒王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舍子立姪若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亦感悟 通鑑

唐李晟以諸道副元帥討朱泚晟家百口皆在長安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軍士盛夏衣裘褐終無叛志收復京師屯含元殿前令軍中五日內無得通家信晟遣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園陵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也晟慕魏徵忠直每進對謇謇有大臣節性沈密人莫聞之　唐書

唐陸贄爲翰林學士德宗奔奉天贄勸帝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所下詔書雖狂將悍卒無不感泣大小之事帝必與

贄謀之當時謂之內相自討朱泚李懷光假李晟便宜毋中制皆定計於贄其奏議數十萬言大約勸帝推誠待人散財得衆贄以帝知遇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唐書

唐裴度爲相値討蔡不利度請自詣行營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憲宗壯之爲流涕公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其威德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唐書

宋呂蒙正爲相太宗以上元御門觀燈賜宴帝見京師繁盛甚喜蒙正遜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社稷之福也帝變色不懌蒙正侃然復位帝常欲遣使朔方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旣而用其人果稱職宋史

宋呂端爲相太宗不豫宦官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故太子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急召入侍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卽紿繼恩入書閣鎖之亟入見后

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可有異議耶乃奉太子卽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熟視然後降堦率羣臣拜 宋史

又呂夷簡爲相大內火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帝御拱宸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曰宮廷有變願一望淸光帝舉簾見之乃拜

宋李沆眞宗時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公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禱之事興矣吾老不及見參政他日之憂也又常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 宋史

宋寇準爲相契丹南侵邊書一夕五至準飲笑自如對眞宗面奏曰陛下欲了此事不過五日耳願幸澶州卽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親征至澶州準固請過河諸軍皆踴躍契丹氣奪遂請和遣曹利用議歲幣帝許以百萬準召利用謂曰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如準言定和議自是南北弭兵者百餘年 宋史

宋王旦爲相務愼行祖宗之法而以執綱紀抑澆競爲急張師德兩謁旦不得見巳知制誥缺旦曰惜也張師德兩

及吾門彼狀元及第榮進素定若復奔競無階入者當如何張士遜轉運江西旦曰朝廷榷利至矣薛奎發運江南辭行旦曰東南民力竭矣內侍劉承規且死求爲節度使旦不可曰他日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眞宗幸澶州命旦還京居守旦令中人勿洩內外肅然駕還家人郊迎乃具知之其靜重如此宋史

宋王曾仁宗初叅知政事丁謂欲帝朔望見群臣非大事則令內侍雷允恭傳奏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已允恭管山陵事擅移就上穴曾因獨對言謂包藏

禍心故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允恭坐誅謂亦就貶曾方嚴持重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初眞宗命曾草遺詔以明肅后輔太子權斷軍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太后臨朝國家不幸况敢增減制書耶及爲相請仁宗御殿聽政近師儒常告帝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　宋史

宋韓琦爲相時英宗有疾與曹太后不協一日琦奏事太后流涕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復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與叅政歐陽脩反覆勸解脩曰昔溫成之寵太

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琦又進曰臣等在
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能辭其責后爲悚然後獨見帝
又勸其善事太后帝亦感悟太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
動之數日批出琦亟令捲簾撤坐內侍任守忠交搆兩宮
琦出空頭敕一道坐政事堂召守忠數其罪謫蘄州取敕
填之卽日押行恐少緩則中變也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
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奈何公曰人臣事君死生以
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自謂才
罷須入粗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又謂成事在膽未常以膽

許人葢自許也　宋史

韓公慶曆時與范富同兩府於帝前論事爭侃侃不讓下殿雍雍如也曰譬共推車要使可行而已　韓公又云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

宋富弼文彥博仁宗時弼使契丹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卒阻割地和親之議神宗時爲相帝問以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譯熙寧初在樞府勸帝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力求罷宋代論賢相者必以

文富並稱 宋史

宋范仲淹仁宗初與韓富並召叅大政帝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筆札使各條奏仲淹退疏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且言戰守實務定安攘之計會以更定任子磨勘爲時所忌嫉罷宣撫陝西暨嘉祐時帝思慶曆舊臣復召文富韓居兩府而仲淹已先卒未竟其用天下惜之 宋史

宋司馬光當王安石用事時廷爭數百言謂祖宗之法不可輕變又抗章至七八極言新法之害居洛十五年田夫

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神宗崩入臨所至民遮道聚觀曰
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
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殆盡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
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及病篤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
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光臨卒以國事屬呂公著公著自少
以治心養性爲學與光同心輔政人以爲元祐之治比隆
嘉祐云宋史
宋李綱趙鼎欽宗時金人入寇綱力請固守京師勿棄河
東河北諸郡不聽再貶江寧京師陷高宗召拜右相以十

事疏于帝力請討張邦昌等僭逆之罪而贈卹死事諸臣置招撫經制司經理兩河而以宗澤爲東京留守請帝幸關中襄鄧以繫天下之心又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引春秋無將及趙盾不討賊爲言且云豈可留之朝廷使人指曰此亦一天子哉後爲黃潛善汪伯彥所阻罷相綱以一身用舍爲天下安危爲相僅七十日而忠誠義氣動乎遠邇鼎高宗時右僕射劉豫會金兵南侵鼎力沮群議勸帝親征且云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退阻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恃矣金兵遂自淮引還金使至必問

李綱趙鼎安否爲所畏服如此　宋史

宋虞允文高宗時完顏亮入寇王權棄廬州遁歸帝命李顯忠代權而命允文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至師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之金主麾兵渡江允文力戰卻敵明日復大戰焚其舟三百未幾亮爲下所殺奏聞帝曰允文朕之裴度也允文慷慨磊落言動有度出入將相垂二十年　宋史

元耶律楚材從太祖入中國近臣欲空漢人爲牧地楚材言中原賦稅歲可得米粟數十萬軍需所資不可廢帝從

之金汴京破舊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楚材馳見帝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土地人民爾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未許楚材復切諫乃詔罪止完顔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天資英邁正色立朝每言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常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省一事爲相二十年卒之日惟有名琴數千張圖書數千卷而已元史

元廉希憲魁偉有威容世祖爲太弟時入侍一日讀孟子聞召懷以進太弟問其說遂以性善仁義保民致王之主

爲太弟誦之大稱善目曰廉孟子後爲相振紀綱核名實
汰冗濫抑僥倖翕然稱治有內侍自朝堂傳旨希憲曰此
閹宦預政之漸也入奏杖之 元史

元李孟上黨人仁宗爲皇子以布衣侍帝立召爲相以國
事爲巳任重名器汰閒冗雪寃死諸臣禁近侍求請始開
科取士請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帝常曰朕在位必卿在
中書毎見坐語移時稱字不名令將作爲治第孟曰臣布
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 元史

明劉基歸金陵値陳友諒入寇衆皆誆懼請納欵及奔基

固請擊之果大勝時高帝猶奉韓林兒座于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爲帝陳天命所在帝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後封誠意伯疾篤猶遺表勸帝修德省刑高帝每稱基曰伯温吾子房也史料

明楊士奇永樂時輔太子監國屢爲讒言所中士奇盡心調護具言太子誠孝愛人允不負宗廟付託得無患仁宗立入內閣諸大臣有言海內治平者士奇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人尚艱食願聖明留意帝曰曩與卿輩繩愆糾繆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豈朝廷無闕生民果安與諸臣皆

頓首謝宣宗廢后獨士奇力諫數四謂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士奇與楊榮楊溥歷事四朝榮數從成祖征伐於邊事無不練達溥謹畏清慎不尚機警成祖時切諫易儲繫獄十年宣德時榮與士奇請罷征交趾兵省軍民重困漢庶人就執有勸襲執趙王者士奇言事須有實天地鬼神不可欺趙王得無患正統初太后大漸士奇請修建文實錄寬收藏方孝孺文字之禁時稱三楊相業焉獻徵錄

又天順日錄云曹鼐爲教官不樂願得煩劇一職授泰和典史後及第入閣輔政東楊歿後大事多決于鼐雖王振亦加敬禮

明夏原吉爲戶部尚書成祖再議親征原吉言頻年師出無功災眚間作內外俱疲帝怒籍原吉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帝亟召公問得失復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後文皇崩仁宗親臨繫所與共哭復其官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于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賑饑寬負罷西洋取寶船止采辦金銀數事原吉天性寬平不務矯飾時人以爲有大臣之風焉獻徵錄

明于謙爲少司馬英宗北狩邊報日急徐珵以天象有變力請南遷人情洶洶不定謙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此

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景帝善其言詔兵事一聽處分也先窺京師力戰敗之旣不能挾重相恫喝遂送上皇還公廉潔自上賜外家無長物有痰疾需竹瀝帝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日用所需悉出自尚方公寓直房治政事不歸私舍帝賜以甲第辭不允乃罝前後所賜璽書器物于室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吾學編

明李賢恭莊端重練達時務天順時在內閣勸英宗親攬大權消左右之勢卒除曹石之禍景帝崩賢請英宗勿以

汪妃殉葬帝欲赦建庶人出居鳳陽賢力贊成之又請復于謙官赦其家每有奏請帝不從必執之數四同列爲賢懼然帝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吾學編

明王恕馬文升劉大夏恕入仕四十餘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剴切成化時巡撫雲南南直屢諫帝勿寶異物劾鎮守中官之罪弘治時召爲冢宰務裁抑僥倖褒奬名節無敢干以私者文升以忤汪直謫戍弘治初爲左都御史上耕籍田教坊以雜伎進文升厲色斥去之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又請正心謹始禁

奇巧卻珍貢抑外戚開言路帝俱嘉納之大夏歷官中外所至愛民如子弘治時爲大司馬請革騰驤四衛勇士罷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宮府數百萬帝有大政事每召大夏與都御史戴珊至御榻前面議左右皆不得聞一日二人對畢帝賜白金各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疑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吳廷舉常謂古人云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大夏足以當之吾學編

憲章錄云大夏與張敷華初爲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欲留官翰林皆力辭請就外職大夏官職方郎部議轉

太僕卿大夏又辭願爲親民官後爲大司馬常言得叅政布政之力云

明劉健謝遷李東陽孝宗時在內閣健敢於任事東陽長於文學遷明斷可否其間不阿不激成弘治十八年之治武宗立以朝政變易殆盡健等極諫辭避重任又以內臣馬永成劉瑾等導帝嬉遊棄萬幾持尚書韓文疏不肯下乞誅永成等不得各上疏求退帝准健遷致仕而獨留東陽憲章錄

明王守仁爲南贑廵撫宸濠反適往福建道經豐城或以非守土臣勸其退避不聽急抵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起兵

討賊進攻南昌破之迎戰宸濠于樵舍擒其父子守仁先以疏劾劉瑾廷杖後督兵破浰頭岑猛八寨及斷藤峽諸賊雖在行間未常一日廢講學或對客談笑巳斬馘獻凱其弟子言之曰先生之學本于致良知而宣之爲文章發之爲政事在犯顏敢諫爲節義在誅亂討賊爲功業三百年全人先生一人而巳史料

明徐階爲大學士當嚴嵩擅政時能沉幾密謀誅鋤大憝使人心吏治復見澄清初代嵩居首揆書于朝房曰以威福還朝廷以公論還士大夫以職事還百執事及輔穆宗

登極于遺詔起復建言諸臣罷斥方士行寛恤之政一時

稱救時賢相焉紀事本末



懿行編卷二

石城徐　惺子星鑒定　淮南　李　瀅鏡月編輯
李爲霖雨商叅定

諫諍類

夏五子太康弟也太康卽位以逸豫滅厥德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諷之書經

夏關龍逢諫桀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宗社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亾矣昬少悛乎桀囚而殺之綱目前編

殷微子數諫紂不聽遂去箕子諫亦不聽佯狂爲奴比干乃嘆曰王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亾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遂殺比干綱目前編

周萇弘敬王時大夫弘以王室夌夷慨然欲振起威令而王不能用後爲晉趙鞅所譖王遂殺弘以說于晉國人憐之藏其血三年化而爲碧綱目前編

周史鰌衞人且死謂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置屍北堂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子以是

對公蹴然君子謂子魚能尸諫新序

周鬻拳楚人强諫楚子楚子勿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左傳

周伍員吳人父爲楚平王所殺奔吳請兵伐楚鞭平王之屍以報父思盡忠以報吳王王敗越于夫椒越厚遺太宰嚭請和員亟諫不聽吳興師伐齊員諫曰吳有越腹心疾也奈何舍越而伐齊王又不聽嚭反讒員于王賜屬鏤之劍以死後九年越遂滅吳史記

周屈原楚人爲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譖之王遂疏原後秦
昭王欲與懷王會原諫毋行懷王子子蘭勸王行竟爲秦
所執原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作離騷九歌九章天
問遠遊諸辭以見志子蘭上官卒短原于項襄王王怒而
遷之原至江濱作懷沙之賦投汨羅而死史記
秦茅焦秦王遷太后于雍下令敢諫者死焦請諫曰臣聞
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亾陛下車裂假父囊撲二子
遷母于雍桀紂之行不至于是乃解衣伏鑕王悟迎太后
復爲母子如初史記

漢汲黯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時武帝方招文學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黯多病莊助為請告帝曰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賁育不能奪之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矣 漢書

又東方朔為中郎館陶公主所幸董偃入見武帝置酒宣室朔執戟前曰偃私侍公主敗男女之化導陛下以狗馬之樂耳目之欲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帝賜朔黃金三十斤

漢壺關三老戾太子兵敗南奔武帝怒甚三老狐茂上書曰太子適嗣也江充迫蹙太子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之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時田千秋又爲太子訟冤曰子盜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悞殺人何罪哉帝大悟立拜千秋大鴻臚　漢書

晉史載賈后誣陷太子遹西戎校尉閻纘亦輿櫬上書理太子冤然天欲賊后殄滅司馬氏以償逆充南闕之禍惠帝騃愚安能如前代英主之悔悟哉

漢劉向自元帝時爲宗正以忤宦官石顯弘恭得罪至成帝時目擊王氏日盛自以宗室遺老吾而不言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使國祚移于外親縱不爲身奈宗廟何書奏

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其意然終不能用其言漢書

漢劉輔成帝時諫大夫帝立趙偼妤爲后輔極諫謂不妙選有德以承宗廟而欲以卑賤之女母天下廷臣莫肯一言臣不敢不盡死詔收繫掖庭獄將軍辛慶忌光祿勳師丹等請寬輔乃減死論爲鬼薪漢書

漢朱雲成帝時上書求見時公卿在前雲曰今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帝問誰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從龍逄比干遊地下

矣未知聖朝如何耳時吏民多言災異王氏所致帝問禹禹反勸毋信人言帝由此不疑王氏故雲吒之如此 漢書

漢史丹爲侍中成帝欲易太子丹直入臥內伏青蒲涕泣而諫太子得不易 漢書

漢王章爲京兆尹時王鳳用事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附鳳上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又面對言鳳歸日食之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國使天子孤立宜退使就第別選忠賢代之成帝下章廷尉竟死妻子徙合浦 漢書

漢王嘉爲丞相哀帝益封董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極諫

曰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
尊以寵之害及身體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以求福祐帝
怒下嘉獄不食死時尚書鄭崇諫大夫鮑宣俱諫帝過寵
董賢崇爲趙昌誣奏帝曰君門如市奈何禁切主上崇對
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竟死獄中王莽時宣亦遇害漢書
漢張鈞爲郎中靈帝時上疏以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
郡賈榷財利侵掠百姓寃無所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
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帝怒收掠死獄中又諫大夫劉陶
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下獄死後漢書

又司隸校尉虞詡順帝時劾中常侍程璜等又糸宦官張訪不報詡自繫廷尉二日傳考四獄孫程論救赦免

漢陳蕃爲太尉李膺以黨事下獄蕃極諫云膺等正身無玷以忠忤旨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異帝諱其言切策免之尋爲宦官所陷死　後漢書

魏辛毗爲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毗與朝臣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待之衆莫敢言毗獨切諫帝怒起入内毗隨引其裾帝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

遂徙其半三國志

宋虞愿餘姚人孝武命巢尚之于湘東寺起塔七層罷郡來見帝勞之愿曰陛下起寺皆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爲哀愍有何功德帝大怒使人曳下愿徐去無異容宋書

北魏古弼官侍中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賜貧民魏主方與劉樹圍棋志不在弼弼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寔爾之罪魏主失容弼免冠謝帝宥之魏主他日出畋獲獸數千詔發五百乘運之旣而曰筆公必不與我尋得弼表以傷秋穀切諫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臣矣北魏書

北周樂運爲右宮正天元帝淫恣殺叔父齊王憲疎忌宇文孝伯運輿櫬朝堂陳天元八失主大怒將殺之內史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乃詣閤請救而免北周書

唐魏徵王珪徵容貌不踰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帝亦爲之霽威其十思疏曰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營繕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盈滿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

蔽思虛中以納下塈讒邪思正身以黜惡恩之所加思無因喜以謬賞罰之所及思無以怒而濫刑十漸疏指帝政治浸不克終尤愷切帝以列屏障觀省文德皇后葬昭陵帝於苑中作層臺以望引徵同觀徵熟視請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層觀王珪爲諫議大夫好直諫與徵齊名帝常指侍姬曰此廬江王姬也王殺其夫納之珪引齊桓公問郭亾語曰陛下既知廬江之非美人何以尚在左右帝嗟美立出之唐書

唐褚遂良受顧命高宗欲立武氏召遂良及長孫無忌李勣于內殿遂良曰今日之事多爲中宮上意已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致位至此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遂極諫明日又極諫曰武氏經事先帝天下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因置笏殿堦叩頭流血帝大怒貶遂良安置潭州後又貶愛州卒時侍中韓瑗極諫以妲已褒姒爲比中書令來濟亦切諫俱貶死遠州後高宗欲傳位武氏以中書侍郎郝處俊極諫而止 唐書

時武氏立七廟中書令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不可私所親獨不見吕氏之敗乎后不聽武承嗣武三思以韓王魯王屬尊位重勸太后除之炎固爭不可后愈怒卒殺炎都亭炎死其弟子伷先年十七復上封事訟炎寃責后復子明辟后杖而流之

唐安金藏太常樂工武后時有告皇嗣有異謀者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臟皆出太后令舁入宫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經宿始蘇后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卽使俊臣停推睿宗得免

唐書

唐史又載金藏母喪廬墓躬營甓感湧泉諸異開元時

擢左驍衛將軍封代國公益
其忠諫最奇食報亦獨厚云

唐蘇安恒布衣也武后末年安恒投匭上書力請傳位東
宮后雖猜忌不能無感召見賜食慰遣之明年復諫曰太
子年德已盛陛下尚貪有大寶何顏見唐家宗廟臣謂天
意人事還歸李氏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
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奏不報神龍初死節愍太子之難
又處士韋月將中宗時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帝大怒
宋璟固爭乃杖而流之嶺南廣州都督劉仁軌阿旨殺之

唐書

唐栁伉爲太常博士時宦官程元振專權自恣致吐蕃入寇中外切齒而莫敢言伉獨上疏以將帥公卿三輔四方皆叛請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引咎改過帝乃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唐書

唐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陸贄爲裴延齡所搆坐貶帝怒未解無敢救者城卽守延英門論延齡奸邪贄等無罪帝大怒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太平矣遂遍拜城等萬福武人自此名重天下 唐書

唐韓愈以憲宗迎佛骨至京師切諫以爲佛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况枯朽之骨豈宜入宮乞付有司投諸水火帝怒貶爲潮州刺史 唐書

唐劉蕡太和時舉賢良方正對策言陛下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言威柄凌夷藩臣跋扈請時御便殿與舊德老臣訪扶危之謀求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第策官咸嗟歎而畏中官不敢取於是河南叅

軍李郃具疏言蕡所對皆時政安危之大者有司不敢上聞萬口籍籍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後七年甘露禍作蕡竟貶死柳州唐書

唐侯昌業僖宗時左拾遺以宦官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賜死又拾遺孟昭圖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宦官之天下宦官未必可信南司未必無用令孜屏不奏矯詔沉于蟇頤津唐書

有唐一代以直諫稱者諸臣而外武德時則李綱孫伏伽數進讜言高祖考第群臣常稱奬之貞觀時則張玄素諫修洛陽宮魏鄭公謂有回天之力馬周援古論今動中事會毎奏上太宗未常不稱善武后營明堂拾遺

王求禮引瓊臺瑤室極諫久視時三月雪群臣稱賀求禮厲聲曰三月雪爲瑞雪則冬月雷亦爲瑞雷耶后爲罷賀中宗時定州人郎岌許州參軍燕欽融言韋后淫亂干國政宗楚客危社稷敬宗時諫議大夫李渋以政移近倖紀綱蕩然上封章無關日又以中人擊毆縣令疏請置於理詳見新舊唐書

宋田錫太宗眞宗時爲諫議大夫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三奏悉焚其稿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耶眞宗幸龍圖閣指二漆函上親署鑰者謂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　宋史

宋孫奭眞宗時官龍圖閣侍制時群臣爭奏祥瑞奭獨上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

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帝嘉其忠而不能從宋史

宋孔道輔爲中丞仁宗廢郭后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殿門闔不爲通道輔叩鐶大呼帝諭至中書令呂夷簡告以當廢之狀道輔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引漢唐失德爲法耶道輔骾挺特達天子以直道許之自是名益重續綱目

宋唐介爲御史論文彦博以間金蜀錦緣閹侍通宮掖今

復固結外戚張堯佐請罷之而相富弼仁宗怒甚貶介爲英州別駕而罷彥博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 續通鑑

介貶李師中以詩送之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由是介直聲動天下

宋呂誨正惠公端子屢爲言職其奏草存者凡二百八十有九前後三逐皆以忤犯大臣爲中丞時以王安石不可大用入對將論之司馬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安石好執偏見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乃上疏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誠恐悞天下

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出誨知遠州續綱目

宋范鎮仁宗時知諫院時言事者務爲激訐鎮獨引大體帝之嗣鎮奮然請建儲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爲學士以王安石柄用上疏極諫安石大怒自草制詆之勒致仕鎮謝表云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防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貴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時直史館蘇軾具條法弊事上指陳極切當又常召對進言曰陛

下所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神宗頷之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宋史

宋任伯雨爲右正言半歲間凡上百八疏論章惇逃國罔上毒流縉紳章八上時曾布欲調和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後蔡京陷以黨事安置昌化軍　續綱目

宋陳禾徽宗時右正言時童貫權益張禾上疏劾貫與黃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

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遂謫監信州酒稅宋史

宋常安民其妻與蔡確妻兄弟也確爲相安民絕不相聞紹聖初召對首發蔡京奸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黨黨籍流落二十年畧不動念時有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蔡京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爲自媒計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使不知天下治亂請誅京以謝天下帝下軫獄流之

嶺南 宋史

宋胡銓以秦檜乞和上封事言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者非惜帝秦之虛名以天下大勢有不可也願斬檜與王倫孫近三人頭懸之藁竿然後興問罪之師不然臣有赴東海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疏入連貶竄 宋史

宋史又載公謫海南聞母喪痛絕水漿不入口一夕鬚髮盡白洵忠孝完人云

時宜興進士吳一古鏤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陳剛中以啓事賀王庭珪以詩贈行皆貶謫剛中啟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廷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庭珪詩云大厦原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

爲天下奇當日奸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直
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又叅知政事李光力言和不可恃且面折秦檜壅上耳
目盜國權寧宗時處士呂祖泰極論韓侂胄奸邪俱連
遭貶竄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以李沐黨侂胄
論罷趙汝愚伏闕乞竄沐謝天下召編管遠州

宋陳傅良光宗時中書舍人帝制于李后久不朝重華宮
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萬歲後陛下
何以見天下帝感悟命駕往李后復挽帝衣入百僚莫敢
言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慟哭后問此何理也傅良
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以隨之帝竟不朝又舍人彭龜年
請朝重華宮三疏不報帝視朝龜年伏地叩頭血流漬甃

不聽宋史

明葉居昇山西訓導應詔爲萬言書三事一曰分封太侈二曰求治太急三曰用刑太繁太祖大怒曰小子何敢間吾骨肉詔逮繫竟死又刑部尚書錢唐太祖覽孟子草芥寇讐章欲去其配享諫者命射之唐抗疏切諫太祖悟復孟子祭仍令療其箭瘡憲章錄

明解縉太祖時上萬言封事大畧云立國以來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艮因誠信有間用刑太繁又云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請禁絕娼優嚴

制閹寺寛商稅民稅之科行授田均田常平義倉之法太
祖覽之喜會爲王國用草疏雪李善長寃大臣欲搆害之
大祖慰諭使歸里讀書文皇時入翰林儲位未定密詢縉
言立嫡以長且曰好聖孫文皇意遂定卒爲漢王高煦譖
下獄死法傳
錄
明李時勉洪熙初上疏請節民力謹嗜欲勤政事務正學
內所指觸上怒命縛至內殿捶之幾死下獄宣宗卽位乃
釋之憲章
錄
又宣德時僉都御史陳祚勸上讀大學衍
義帝怒幷其家屬俱下獄正統時得釋

明劉球正統時侍讀王振擅政球上疏言權不可下移語甚切直振門下彭指揮素銜球譖于振逮詔獄夜使小校殺之法傳錄

明鍾同永豐人御史章綸樂清人禮部郎中景泰時各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國本慷慨流涕綸又請朔望朝上皇復汪后于中宮景帝怒下獄廷杖同死裕陵復辟綸官至侍郎少卿廖莊吉水人曾上疏請朝上皇不報適鍾章二疏入莊幷廷杖後官至大理卿時有中官金英者景帝欲易儲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

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一日帝爲默然蓋帝所言者見濟英所言者憲宗也吾學編

先是成祖北征中官沐敬力諫請班師帝怒欲殺之已得釋見革除遺事

明楊瑄天順時御史與十三道御史班劾曹石二凶帝怒廷詰瑄等俾誦彈章瑄與御史周彬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獄瀕死會大風雹得謫戍憲宗時瑄復官浙江憲副築海鹽塘禦患尤大子源任五官監候正德時上疏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劉瑾怒廷杖源又言火星入太微垣乞思患預防瑾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

爲忠臣乎又杖謫戍道卒妻斬蘆覆尸葬之獻徵錄

明林俊爲刑部員外劾僧繼曉內侍梁芳納言張某閱疏歎之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再思之俊曰吾思已三奚云再也疏入下獄督府經歷張黼論救俱廷杖貶謫俊後巡撫四川又上疏言劉瑾潛蓄異謀以趙高石顯李輔國爲比疏入瑾敗已三日矣吾學編

明鄒智年十二能文章常居龍泉菴掃樹葉焚照讀書爲庶吉士請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恕王竑彭韶言君子

不進小人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劉以他事中智下獄論死徐溥力救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殺諫臣始謫廣東吏目憲章錄

又成化時湯鼐以糾萬安劉吉馬中錫以劾萬貴妃弟皆廷杖

明李夢陽爲戶部郎上二病三害六漸疏末論張延齡怙寵驕縱開張皇店奪占民田事張后大怒孝宗不得已下錦衣獄尋釋之法傳錄

陳建云夢陽所論宦官外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雖賈誼通達國體何以加焉

明韓文官尚書武宗時值劉瑾等弄權導帝遊畋廢萬幾

屬吏李夢陽說文率諸大臣以死爭文毅然曰善事不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報國卽上疏劾瑾等八虎罪瑾矯詔奪官又逮詔獄幾死王守仁爲兵部主事時瑾矯詔逮南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守仁上疏請收前旨瑾怒廷杖斃而復甦蔣欽爲南御史上疏請留劉健謝遷而殛瑾屬草時鬼厲聲振四壁不顧逮京廷杖又連上疏請急殺瑾甫半月三受杖不勝創死獻徵錄

時先後疏瑾罪及申救諸臣者給事中呂翀周璽御史劉玉都御史張敷華尚書楊守隨給事中徐昂陶諧副都御史陳壽以正直爲瑾所憾者南兵部尚書林瀚各廷杖降謫外又御史泰興張羽上疏請斬瑾廷杖胞弟

聽後諫武宗南巡亦杖闕下

明胡世寧爲江西副使上疏論宸濠威勢日甚請推大臣一人使統御將帥宸濠賂權奸朱寧等坐誹謗離間罪下獄又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戇愚天日共鑒得減死謫戍宸濠敗始復職徵獻錄

明黃鞏莆田人正德朝補兵部郎時武宗數出遊幸或沮鞏行鞏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竟北上會武宗南巡兵部司屬上疏諫不敢斥言江彬鞏以帝巡遊本彬誘惑舍彬言恐帝不悟獨疏六事言彬

外挾邊卒內擁兵權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員外陸
震蘭谿人見疏願同署名進疏入彬必欲殺二人震杖死
鞏死復甦鞏常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
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耶主事何遵南
京人慮鞏等罪不測疏乞寬宥彬益怒遵亦杖死時修撰
舒芬率同列力諫南巡芬以疏首廷杖特甚降謫世宗時
以議大禮復杖于廷芬疏最切直謂江右有親王之變大
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宁爲市廛以陛下爲
奕棋以華除年間事爲故事又有京衛指揮張英者聞武

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哭跪諫不允卽
拔刀自刎侍衛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洒
土掩血耳竟死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又徐鏊太醫院
醫士諫武宗南巡帝大怒賴蕭敬力救得免武宗微行過
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不納三上疏扣馬諫阻帝遣
千戶閻岳等宣內外分守官欽捧璽書至門收扃鑰固守
岳不得入武宗卽回鑾獵昌平而還 徵獻錄

時各疏諫者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太常博士陳
九川合疏諫者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
郎中孫奉工部郎中林大輅大理寺正周敘行人余廷
瓚等俱廷杖其死杖下者主事劉校評事林公黼行人

余廷瓚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刑部照磨劉珏而臺省不與焉車駕遂不果出舒芬與夏良勝潮九川時號江西四君子後良勝爭興獻禮復嚴譴爲民

明楊廷和爲大學士世宗即位議崇興獻王禮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書毛澄曰此篇爲據異議者即奸諛於是公卿臺諫等六十餘人上議謂宜考孝宗而以興獻王及妃爲皇叔父母廷和等又言程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帝不聽侍郎何孟春給事中張翀修撰呂柟編修舒芬鄒守益各上疏力爭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帝愈怒於是修撰楊慎等約朝臣

二百餘人跪伏左順門大哭帝怒甚收繫爲首學士豐熙修撰馬理等百餘人廷杖編修王相等百餘人有差法傳錄

時議大禮力爭者諸臣外閣臣則蔣冕毛紀石珤六卿則喬宇林俊秦金趙鑑禮臣則汪俊朱希周卿貳以下論列尤衆倡率則夏良勝金獻民徐文華王元正廷杖先後死則王相王思裴紹宗毛玉胡瓊張日韜揚淮張燦申良臧應奎牟瑜余禎安璽殷承叙以爭稱宗入廟下獄則侍郎唐冑又考功員外薛蕙上爲人後解亦逮謫愚按大禮之議自以廷和諸臣爲正瀅常有論歷引經傳及師丹司馬温公之說極駁張桂所云繼統不繼嗣之謬文多不載至于稱宗入廟則張桂亦云禮所不得爲毋庸後世之深辨矣

按憲宗時議慈懿太后葬禮大學士彭時等力爭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伏門慟哭帝感悟得合葬如禮新都諸臣與彭姚諸公所爭咸欲正綱常全主德異於世之唯諾依阿者而無如所遇有幸不幸也

寳應王巖正統論曰古者大宗上以繼祖下以收族故大宗無子以支子爲之繼况天子者天地山川百神之祀之主不可絶也入繼天子者苟偏隆私親稱以皇考立廟京師是以小宗變亂大宗而大宗竟絶矣大宗絶則敬祖收族之道絶矣何取乎繼統也然則育于宮迎于藩其繼一也或又曰爲人後者必所後無子無子而有孫則不可又曰出爲人後如一子則不可此又不然光武後元帝則元帝有子矣孝哀後成帝則定陶未嘗有二子矣爲父之兄弟後猶之爲父後也知此則不當復厚私親矣

明楊爵官御史上封事言雨雪不可謂祥瑞權奸不可謂忠信土木不可不止邪說不可不斥語激切世宗大怒廷杖瀕死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論救俱逮詔獄死居二年世宗從火光中聞有聲若鳴爵等寃者立傳詔赦之未幾

卒楊最爲太僕卿世宗傳諭欲少逸一二年最上言陛下不過得一方士欲假調攝修養帝大怒逮繫死法傳錄

時員外劉魁諫從雷壇禁中編修楊名疏斥汪鋐郭勛之奸請罷工作禱祀俱收繫謫戍鄭王厚烷諫修玄創籍禁錮又穆宗時御史詹仰庇諫造鰲山修宮苑尚寶丞鄭履淳直陳時政俱杖謫

明楊繼盛嘉靖時爲兵部主事以諫阻仇鸞馬市逮獄謫降巳召還劾奸相嚴嵩專權悞國十大罪逮詔獄論死時抗疏斥嵩者錦衣衛經歷沈鍊論嵩父子翼虎社鼠悞宗社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廷杖謫塞外又以詈嵩銜切骨爲嵩黨楊順路楷所誣死法傳錄

時先後糾嚴嵩父子者郎中徐學詩周冕御史王宗茂桑喬葉經給事厲汝進沈束吳時來主事張翀董傳策俱降謫最後御史鄒應龍林潤論列世蕃罪狀乃罷嵩誅世蕃等

明海瑞嘉靖末上疏論與土木爲傷民師陶仲文爲非體仙桃丸藥爲怪妄甚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僇辱臣下爲薄于父子夫婦君臣世宗震怒巳徐閲之意爲動踰月下詔獄後得釋自是直聲震天下　法傳錄

明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以張居正父喪奪情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各杖闕下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亦受杖　從信錄

鄒忠介後官給事中上修省六事內請召對群臣停止
織造釋高牆罪宗放已壯宮女言甚切直忤旨再貶先
是御史劉臺論居正專擅威福諸事奪職死後馮保久
據司禮監御史李植疏保諸罪狀保乃竄謫去又給事
中王德完請眷顧中宮
引袁益郝坐爲說杖謫

明楊漣天啟時副都御史疏參逆璫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并斥奉聖夫人客氏爲之彌縫疏入忠賢矯旨下詔獄死
時僉都左光斗贊漣劾璫給事中魏大中御史李應昇繼
抗章極論閹罪給事中周朝瑞御史黃尊素先漣論閹及
客氏表裡爲奸御史周宗建先漣攻閹又言乳毋不當入
宮引王聖趙娩陸令萱爲鑒漣得嚴旨御史袁化中上章

謂仄正直之氣長奸璫之志皆死詔獄工部郎中萬燝以
陵工參逆閹自營墳墓僭侈擬于王者矯旨杖死應天巡
撫周起元以忤忠賢爲織監李實所訐逮詔獄死諭德繆
昌期與漣善璫意疏稿出其手司寇王紀攻客氏或云刑
部員外顧大章代草中書吳懷賢閱漣疏擊節加圈評揚
州知府劉鐸詩語諷刺皆逮繫死吏部主事周順昌因大
中被逮經吳門約婚姻相持慟哭觸忠賢怒遣官校逮之
吳中士民以順昌清忠端亮爲權璫所陷一時閧動執香
號呼者數萬人擊官校至死卒斃順昌于獄詔捕倡首百

姓顏佩韋等五人皆慷慨就死天下義之從信錄

時先後糾魏閹客氏者御史王心一侯震暘祭酒蔡毅中等以忤璫下獄者御史方震孺惠世揚夏之令遵化道耿如杞等後懷宗登極主事陸澄源錢元慤直糾忠賢貢生錢嘉徵疏忠賢十大罪帝初示薄譴卒并其黨逮治皆伏法

明黃道周崇禎時官左諭德上言陛下方求言而進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又樞輔楊嗣昌奪情直糾之廷論三百言懷宗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道周曰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讒諂面諛之爲忠乎上怒甚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給事中何楷等疏救并劾嗣昌

謫調有差 明史紀事

先是熒惑掩月本兵楊嗣昌妄引前代月食火星事謂爲無害給事中何楷言古月變修刑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如省刑且糾嗣昌附會矯飾不報

明劉宗周崇禎時上言皇上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廠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簾之情違甚者參核之法惟重征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文震孟以單辭報罷陳子壯以過戇下獄而市井雜流投間以希進用尋罷歸又極論首輔溫體仁僨國嗣起爲左都御史請釋

建言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於獄上怒杖埰開元
而削奪宗周官志傳

當黃公道周謫江右時以撫臣薦觸帝怒復逮廷杖論
戍工部主事葉廷秀江西貢生涂仲吉各疏論救并杖
闕下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以給事中李世祺糾溫
體仁謫外疏諫總理戶工內監張彝憲請各官赴投覲
冊繼咸又言士有氣節而後有事功外臣叅謁內臣二
百年入覲所無有悖高皇帝會典帝屢切責之繼咸布
衣蔬食不受請託爲按臣誣奏吳中丞甡特疏申理事
得白遷揚州兵道尋以禁戢內監旗校爲所訐奏罷

用賢類

太昊伏羲氏命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內而政化大洽通鑑外紀

黃帝有熊氏得風后明乎天道得太常察乎地利得蒼龍辨乎東方得祝融辨乎南方得大封辨乎西方得后土辨乎北方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通鑑外紀

唐帝堯子丹朱不肖求賢遜位讓許由由不受群臣咸舉舜于是以二女妻舜九男事之堯之七十三載使之攝位

堯崩遂踐天子位 史記

虞帝舜疇咨四岳舉禹爲司空平水土棄爲后稷播百穀契爲司徒敷五教皇陶爲士明五刑垂爲共工理百工益爲虞治山澤伯夷爲秩宗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舉八元布五教於四方舉八愷主后土又薦禹於天使代巳位舜崩禹即天子位 史記

商王成湯始居亳遣使以幣三聘伊尹于有莘進之于夏桀伊尹爲陳素王九主之事桀不聽復歸于亳任以國政卒相湯伐桀而有天下 史記

商王祖乙遷都於耿爲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爲相諸侯賓服天下大治 綱目前編

商王武丁初宅憂以舊學於甘盤命爲相後夢上帝賚以良弼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傅說于版築間厥形維肖舉以爲相殷國大治 史記

周文王初爲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載與俱歸謂之師尚父 史記

周公旦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其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韓詩外傳

周齊桓公自莒返于齊使鮑叔爲宰曰君必治國家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執桴鼓使百姓知勇弗若也公請于魯三釁三沐之

專任管仲號曰仲父遂成覇功史記

周宓子賤爲單父宰陽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投綸以餌迎而吸之者陽鱎魚也薄而不美若亾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陽鱎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耆老尊賢者與之共治之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說苑

周祁奚晉大夫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左傳

周公孫僑鄭大夫爲政擇能而使之將有諸侯之事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禆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左傳

周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治東阿既行而悔使者曰臣見子奇所與同載者白首矣老者智少者決必能理東阿魏兵至邑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立破魏師　十二國春秋

周公仲連趙人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能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烈侯曰歌者之田且止史記

周李克魏人文侯問置相于克克出翟璜問曰君召卜相果誰爲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薦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人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于魏成克曰魏成食粟千鍾在外什九東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願卒爲弟子 韓詩外傳

燕昭王立問賢士于郭隗曰古人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不期年而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欲致士請自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王于是爲隗築宮室師事之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王以樂毅爲上卿任以國政 新序

漢高祖知人善任使常語王陵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

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史記

漢蕭何爲丞相韓信數與何語何奇之信以漢王不用亾去何不及聞漢王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曰諸將亾者以十數追信何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王乃召信爲大將設壇具禮拜之史記

漢曹參爲齊相國盡召諸長老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葢公者善治黃老言使人厚

幣請之旣見爲言治道貴淸淨而民自定參于是避正堂舍葢公焉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史記

漢張釋之爲廷尉有王生者善黃老謂釋之曰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史記

漢鄭當時常置驛馬四郊存諸故人惟恐不徧官大司農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廉不治業仰俸賜以給窮交每見武帝未常不推轂賢士史記

漢任延爲會稽都尉吳有龍丘萇者吏白召之延曰龍丘先生秉原憲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見辱召之可乎餚

候吏相望于道後漢書

漢昭烈帝備在襄陽時徐庶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其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三國志

漢諸葛亮開府治事發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董幼宰事有不至至於十反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則亮可以少

過矣 季漢書

晉山濤爲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再居選職十餘年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晉書

晉謝安朝廷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甞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後淝水之戰果大敗符堅 晉書

唐太宗倚信魏徵徵宅無堂命撤小殿材搆之仍賜素屏素几素褥以遂所尚子尚主徵疾命公主從駕往視之 唐書

唐狄仁傑好薦士武后問仁傑朕欲得一奇人用之狄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卒用爲相又常薦姚崇桓彥範敬暉數人卒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唐書

唐姚崇宋璟爲相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咨二人以質所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無闕政矣 唐書

唐劉晏置諸道租庸使愼簡臺閣士專之常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納出入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 唐書

唐陸贄貞元八年主試韓愈李絳歐陽詹李觀崔群王涯皆登第得人最盛時號龍虎榜 潛確類書

唐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德宗曰人言所用多涉親故何也曰臣爲陛下擇官不敢不愼苟平生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初元載非賄不與官常袞惟文辭入第無所甄別至祐甫未踰年除吏百員莫不諧允 通鑑

唐裴垍明於知人爲學士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爲相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至輔相初李吉甫旣相垍筆疏三十餘人薦用之時論翕然悅服 唐書

宋眞宗以呂端爲相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以端體瓌大宮廷陛峻特令工人爲納陛焉樞密副使楊礪卒帝重其淸介卽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 宋史

宋仁宗嘉祐元年召富弼文彥博並相韓琦爲樞密使宣制日士大夫相慶于朝百姓慶于野帝語歐陽脩曰古之

求相或得於夢卜今朕用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宋史

宋呂蒙正爲相問諸子曰外議若何諸子曰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能用人耳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必賢也朝廷用人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宋史

宋王旦爲相每見客必詢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所長密籍記其名每有差除即疏三四人姓名上

請呂夷簡爲太常博士旦數稱之于王曾且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掌鈞軸曾詢其故曰吾不識夷簡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是也後夷簡果與曾並相 宋史

宋謝泌最知人平生薦不過數人皆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人矣 宋史

宋畢士安初拜叅知政事入謝眞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曰臣駑朽不足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今西北跳梁爲邊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相 宋史

宋張詠知昇州范延賞爲殿直過金陵問曰沿路見好官否延賞曰昨過萍鄉縣令張希顔好官也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至縣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政也詠曰希顔固善天使亦好官也即日同薦於朝 名臣言行錄

宋晏殊善知人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皆其門下富弼楊察皆其婿也 宋史

宋韓琦爲相曾公亮爲次相趙槩歐陽修參知政事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

西廳其所汲引多正直或忠厚可鎮風俗者多未常識面
人亦不知出何人薦拔也名臣言行錄
韓公屢薦歐陽公曰韓愈不用於唐談者至今爲誚歐陽修今之韓愈也陛下何不一試之公當國眉山蘇軾蘇轍將就試轍忽病公具奏請展限以俟許之

宋張方平守成都素與歐公不相能一日蘇洵攜二子見
方平曰我何能爲公父子重乃爲作書治裝送都中謁修
修時在翰林得洵父子大喜方平知人因謝方平曰後來
文章當屬蘇氏矣天下以此高二公知人名臣言行錄

宋司馬光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數草

簿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其字皆眞謹名臣言行錄

宋歐陽修嘉祐二年知貢舉時進士相習爲奇僻修痛裁抑榜出澆薄之士群聚詆斥然自是文體少變所取士如蘇軾曾鞏蘇轍等制科得人號爲最盛修爲學士常有空頭門帖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盡塡門帖後往見之如果所言便爲延譽未常以名位驕人名臣言行錄

宋宗澤留守東京秉議郞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

將才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兵還陞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由是知名 宋史

宋虞允文執政以人才爲急常籍爲三等有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偶至陳康伯閣子見楊萬里千慮策嘆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爲首康伯率萬里見虞握手如舊萬里曰相公且仔細秀才口頭言語豈可便信虞大笑卒拔之于朝 名臣言行錄

魏了翁曰某常欲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

學草稿范文正手記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合爲一編名曰逹賢錄

宋趙汝愚爲相首薦大儒朱熹一時正類皆獲登用熹予祠汝愚爲泣且拜請留之宋史

宋王應麟充讀卷官至文天祥卷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以得士賀遂擢第一人及第續通鑑

元世祖召竇默問曰朕欲求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史天澤其人也帝卽召拜天澤右丞相而以默爲侍講學士元史

元太子眞金師事許衡衡辭歸請以其子爲懷孟總管祿

養之手書致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公身安道有時行矣衡薦奉天楊恭懿太子令有司以漢聘四皓禮致之中山王恂爲太子伴讀問學恂曰人心如印板板不差雖摹百十本不差太子深然之元史

明太祖初定金陵以胡大海薦遣使聘劉基宋濂章溢葉琛於浙四人至太祖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創禮賢舘處之遂留基預機密謀議命世子受濂經並任用溢琛憲章錄

明仁宗卽位賜大臣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各

銀圖書一文曰繩愆糾繆賜蹇等誥詞上特增二句曰勿謂崇高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曰此朕實心望公等匡輔之切也少卿戈謙言事忤旨免朝後言事者少帝特勅引過命謙朝衆中官伐木虐民即擢謙副都御史罷四川伐木之役法傳錄

明蜀王椿太祖第十一子性敦愿孝友不喜聲色遊畋雅好讀書延接士大夫與之講論聘方孝孺爲世子傅待以賓師之禮一時蜀中文學彬彬甲於海內太祖呼之爲蜀秀才憲章錄

明楊士奇楊榮楊溥在內閣皆好薦達士類蘇郡吳訥黑窑匠陳繼教學儒生以一文一詩士奇俱薦登高位魯穆爲福建僉事不畏强禦榮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榮薦之爲僉都御史范理知江陵縣溥之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迎送餽遺之勤惟理頗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卽薦知德安府 徵獻錄

士奇自江右還所過不受餽遺惟耿九疇雞果則受之又常見崑山屈昉一詩邑令謁見卽爲延譽未幾辟召令卽以昉應其留心人物如此

明王恕爲冢宰薦彭韶張悅周經爲侍郎耿裕何喬新倪

岳罷執政忠諫如賀欽黄儼黄仲昭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進用一時朝列號稱得人吾學編

又黄孔昭爲文選郎汲汲以儲才爲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或權勢干請必力却之時謂在選司每見其喜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十五年

明楊一清明于知人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鐇就擒舉王守仁于庶僚而宸濠受戮又能識中官張永謀密誅劉瑾一時俊傑爭趨其門獻徵錄

楊提學關中謂人曰吾于陝得三士呂柟馬理康海也後果皆爲聞人

知幾類

周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魯公封于魯三年而報政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公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寖弱矣韓詩外傳

周范文子于晉大夫佐中軍伐楚遇于鄢陵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郤至不聽遂勝楚明年厲公殺三郤欒書中行偃弑厲公左傳

按晉史載武帝伐吳山濤欲釋吳以爲外懼亦援鄢陵事爲証但不直諫晉主區區退而告人似未可與文子同日語也

楚武王夫人鄧曼王伐隋將齋入告夫人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左傳

周劉康公王命公及成肅公會晉侯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之則以定命也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師還成子卒于瑕 左傳

周單襄公柯陵之會魯成公見襄公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晉侯視遠而足高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三卿五大夫之寵益之三怨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是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于翼東門齊人殺國武子 左傳

按左氏所載或料事或料人議者譏其失誣固矣至于劉單諸子之言實與先聖惠迪從逆之說相表裡未可槩置之也　左傳載卜筮占驗諸事近術家之言又逆料伯石子椒諸說與聖賢轉移造化之理稍悖故不錄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後陵與平勃卒誅諸呂立孝文帝　漢書

漢昭帝嗣位霍光為大將軍上官桀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旦書言光羽林道上稱蹕及擅調校尉事書奏帝不肯下詔光入光免冠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詐也將軍調

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
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漢書
漢夏侯勝爲光祿大夫霍光謀廢昌邑王王出遊勝諫曰
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
吏光乃召問勝勝言在洪範傳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有下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漢書
漢許劭與從兄靖好覈論人物每月更其品題號汝南月
旦曹操往造劭劭鄙其人不答操固問之劭曰子治世之
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三國志

漢昭烈帝初馬謖才氣過人丞相亮深加器異帝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猶不以爲然及街亭之戰謖違亮節度大敗亮始服帝先見三國志

魏辛憲英毗之女也文帝初爲太子抱毗項曰汝知我喜否毗以告女女曰太子代君主國者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後鍾會征蜀憲英曰會任事縱恣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爲參軍固辭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前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反琇果全歸三國志

吳陸遜常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恪後果敗三國志

魏傅嘏不交夏侯玄何晏鄧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鍵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此三人者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後三人敗果如嘏言三國志

晉羊祜從甥王衍詣祜論事辭甚清辨祜謂客曰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山濤見衍亦曰

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後衍爲尚書令與弟澄及樂廣皆善清談廢事卒致大亂晉書

王衍能識石勒有反相自非凡才而以清談悞國反爲勒所俘戮兩賢先幾之鑒可謂遠矣

唐讓帝憲涼州獻新曲明皇詔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旦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亂果如其言唐書

唐王珪母李氏少孤貧母曰兒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何人會房玄齡杜如晦過其家李闚見之大驚曰二客公卿才汝貴不疑唐書

唐裴行儉有知人鑒王勃楊烱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足矣旣而皆如行儉言 唐書

唐張九齡爲相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應斬張守珪執送京師玄宗惜其才勅令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于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帝竟赦之 唐書

唐潘孟陽母劉晏女也孟陽爲戶部侍郎母憂惕謂曰以

爾人耳乃在丞郎位吾懼禍及也試會爾同列觀之因遍召客旣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坐衣綠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名卿相唐語林

宋陳摶隱居華山周高祖柴世宗與宋太祖同征李守正摶謂趙普曰城外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摶乘驢入汴中途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于是定矣錢若水求見摶與老僧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以火箸畫灰成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年四十果致仕种放常見摶曰子他日必爲白衣諫議然名者造物所深忌

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放之晚節果如搏所言名臣言行錄

宋李沆爲相寇準屢以丁謂薦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及丁謂用事王旦追思沆之先識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宋史

宋曹瑋爲定帥語王䰍曰公十年必總樞西北當有警䰍問故曰趙德明市馬中國以息微欲殺其使其子方十歲謂以戰馬資隣國更以貨殺人極諫瑋念此子欲用其人矣使畫者圖而觀之眞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勉之名臣言行錄

宋邵雍治平時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不數年上用南士作相天下自此多事矣至神宗時用王安石變法雍言果驗聞見錄

宋李師中在仁宗朝邸吏報包拯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無能爲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神宗欲用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蜀郡蘇洵至京師時

安石名方盛洵獨作辨姦論謂世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世大慝後其言卒驗宋史

明劉基元末罷官常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客以爲慶雲將賦詩基獨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我當輔之及太祖下金華以金帛赴括蒼聘基基遂與章溢葉琛同來金陵且謂溢琛曰吾西湖言驗矣基與楊憲素厚太祖欲相憲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度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也又問胡惟庸曰此小犢將僨轅而敗犁

矣後皆如所料史料

先是新都趙天澤元末遊江淮遇劉基大奇之贈以文比之韓信孔明見翊運錄

明彭時在內閣滿四反遣項忠督兵討之初失利兵部請以京軍往援撫寧侯朱永復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時曰前者賊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圍守甚固京軍何用再行廷臣咸尤時輕敵時曰觀項疏曲折保無虞也未幾項忠果破賊法傳錄

明王瓊爲大司馬贛州盜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報可宸濠反報至中外惴惴亾人色瓊

益治兵自如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其反已執之矣亾何守仁果奏捷武宗崩楊廷和定計誅江彬恐彬所領邊卒爲變謀之瓊瓊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于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獻徵錄

陽明門人錢德洪云晉溪爲本兵時與陽明初不識面惟讀其奏議遂深加器重常得陽明畫像懸之中堂與之相對痛飲語諸子曰生兒如此方爲天下奇男子其識鑒如此

明馮琦官宗伯時温陵李贄以禪宗倡說士大夫喜從之遊琦獨糾之曰國家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外不列學宮而傳註以宋儒爲準士習寖漓尊二氏以操戈孔孟非毀

程朱請自今援儒入墨一切坊刻燒燬之又謂世之治亂關于士大夫之好尚世治用之修政立事世亂用之談玄說虛非亟挽頹波世運未知所届也後國事日卽廢弛琦言無不驗志傳

懿行編卷二終











